

曾伟 小说作品连载

白青稞（一）

在莽达镇吃过午饭，上车后，我在副驾驶昏昏欲睡，驾驶员江拥驾车哼着那首《康巴汉子》，我们从德玛雪山垭口下山。

江拥开车就这习惯，一路上，车里的歌声就没停过。他师傅红彬为此收缴过他的车钥匙，警告他音乐声会掩盖车上发出的异响，有事后悔都来不及。我们康巴地区民政局机关有三辆越野车，一辆长安面包，专职驾驶员就他一个老康巴。车钥匙重回江拥手上没过几天，他再去殡仪馆拉差，还是照放不误。

在半梦半醒的混沌中，我梦见一个朝圣者，他手持木屐护板，双手合十，一丝不苟轻触额头、嘴唇、胸口，以表示心、口、意对佛祖的虔诚。然后，俯下身子，磕出一个等身长头。骄阳之下，上山路泛起轻微尘土。他似乎乐此不疲，循环往复，匍匐前行。这人我好像认识，但吃不准。

停车！猛然惊醒后，我对江拥说。车应声停下，我揉揉眼睛，匪夷所思地看着路旁磕着长头山上的朝圣者，感觉他就像是从我梦里冒出来的。他身上那件磨旧的暗红色羽绒服，分明是我进藏时在康巴商都买的羽绒服。那次，我穿着这件羽绒服去达巴村结对子，临走时，给他留下为数不多的钱款和尚存我体温的羽绒服。

布都，哪阵出发的？我欣喜地跳下车冲他大声地问。

江局？扎西德勒！出来两周了，我阿果（哥哥）四郎开三轮摩托跟着。朝圣者手持护板，站起身来对我说。满身灰尘的他，身形高大挺拔，如果不走路，完全看不出他右腿患小儿麻痹。

前方，蓄着络腮胡的四郎曲扎骑着红色宗申三轮摩托。见我瞅他，他朝我点点头，我连忙双手合十回礼。布都是我结对子的藏族兄弟。他要磕长头到大昭寺，上次我到达巴村时他对我说过。临走时，我告诉他有啥困难尽管提。他说，我的女儿达瓦，江局能不能帮我看着？他这话一出口，我差点没接住。我琢磨，他所说的“看着”并不是临时照看一两天那么简单。他见我犹豫，就转过身去给我装犛子菌干。八月里，他在村子后山青杠林里采来晒干的。

藏式客厅外的晒台上，他的聋哑老婆拉珍抱着小儿子巴桑。巴桑不肯睡觉，一个劲儿地哭闹。我这就听不得孩子哭，那哭声总会让我缴械投降。于是，我也不管接过来是否麻烦，当下就一咬牙，打电

话问我老婆罗红，我要收养一个藏族小女孩，你有没有意见？

罗红说，你是不是把人领到援藏公寓了？如果没有，你考虑清楚。如果是，我反对也白搭。她这人就这脾气，说话直来直去。当初上大二的我在图书馆与她偶遇，与其说我是一眼相中她的容貌，不如说是欣赏她的直爽。相较于我们中文系那些多愁善感，动不动就“无言独上西楼”的女生，这个爽朗大气的数学系大一女生，的确让我耳目一新。

我把曲西领回援藏公寓，麻烦果然排着队找上门来。五年级的学生，总得读书吧？可她没有城里户口。就算找到学校，学习辅导谁来管？语文还好，数学和英语我都得打白旗。我四处求人，方才晓得，这些年罗红独自带着儿子是啥滋味。

上次去看你没来得及问，为啥你要磕长头到大昭寺？我问布都。

祈求佛祖保佑我种出白青稞。他平静的神色下，隐约透露出一丝欢欣。

然后呢？我忍不住刨根问底。白青稞是佛祖的恩赐呢，用香香的白青稞酿酒，谁喝了这酒，一辈子都会有好运。他笑着说，露出洁白的牙齿。

前路遥遥，山高水长。在藏区下乡得带现钞，我从裤兜里摸出一些钱，递给他，抓住他的手说，愿上天保佑你心想事成。

他缩回手想拒绝，见我态度坚决，才接过钱说，愿佛祖保佑你平安吉祥，扎西德勒！

我们的车继续上路。下了山，澜沧江迎面而来，滔滔不绝。江拥把车窗打开一条缝，让风涌进来，他关掉了车载音乐。

他有阿果帮忙，年底就能回来。江拥说。

我应该帮他一把。我回答。

江拥瞟了我一眼，没搭话，继续开车，他仿佛化身成驰骋在莽达草原的祖先，骑着追云电的骏马，向着草原最深处飞奔。

晚饭后，我们在解放广场散步。我对援藏兄弟胡剑弦说，你援藏，我到西南医院帮你当孝子，看望你老汉，你布置的任务我完成了。

上头不批假，你晓得我走不脱。哪个叫你是我兄弟？要不，请你整顿火锅？他说。

算了，你抓紧请个假回去一趟。说完，我把布都的微信给他看。

布都可以嘛，虔诚朝拜，日行二十里。胡剑弦说。

风雪不怠，夜以继日。说罢，我莫名感叹，摇了摇头。

按这速度，国庆节前，他们总该到拉萨了吧？他问。

顺利的话可以，万一有人生病，那就不好说了。我说。

你准备一直把曲西带着？他问。

这孩子数学有天赋，我打算鼓励她到重庆西藏中学读初中。我说。

他老汉不答应吧？我听说农区的女孩首选是嫁到牧区。曲西虽说才十二岁，但站起来跟成年人差不多，说不定家里早就给她相中了婆家。

说完，胡剑弦兀自笑出声。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到时候还可以找老姚声援。我说。姚致远是我们的领队，兼任康巴地委副书记。

说得热闹，到时候你才晓得锅是铁铸的。胡剑弦说罢，手舞足蹈，跟着音乐喷泉广场跳舞的人们翩翩起舞。每晚七点到九点，解放广场都会聚集起一些市民跳康巴锅庄。

手机响起，是在家做作业的曲西。怎么了？曲西。我问。

江山阿爸，回来救急。她说。

我要去给曲西辅导作业，先走了，我对胡剑弦说。

又是数学题吧，还不如我去呢。胡剑弦一听来了精神，跟着我往援藏公寓赶。

从解放广场到援藏公寓，只有五分钟路程。开了门，曲西正在客房做作业，见我们进屋，礼貌地起身喊叔叔好。

快给我这个数学课代表说说，是哪道题难住了你？胡剑弦说着，快步朝客房走去。

曲西把数学试卷递给胡剑弦。胡剑弦略加思考，拿起书桌上的铅笔和白纸，解出了答案。

可以嘛，胡代表，老底子还在。我表扬他说。

小学五年级怎么要做这么难的题？胡剑弦问。

是奥数卷子，老师才布置的。曲西回答。

学校准备吸收她加入奥数代表队。我对胡剑弦说。

曲西拿着卷子，又问，这道题呢？胡剑弦看题后面露难色。我晓得他肯定卡了壳，就对曲西说，你到对面援藏技术楼203室找张可欣阿姨。曲西听了，就拿着卷子出了门。

啥题把你这个课代表都难住了？我问。

不提了，丢人。他挥挥手，摇着头告辞。

曲西不一会儿就回来了，我问

她那道题解出来了没？她点点头说，张阿姨真厉害。我笑着对她说，她曾获得过全省高中数学竞赛一等奖，你以后遇到难题可以多请教她。

第二天中午。午饭后，我们从援藏食堂出来，到解放广场散步。胡剑弦问我，那道题解出来了没？

小菜一碟。我说。

她这么牛？胡代表看着我，脸上分明写着十万个为什么。

莫要不服气，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感叹着。

走了两圈，胡剑弦问我，布都到哪里了？

我说，现在才六月中旬，顶上天能到然乌湖。

布都兄弟确实在然乌湖畔。不过他遇到了麻烦，突如其来的腹泻让他躺在帐篷里躺了三天，难怪微信朋友圈一周没更新。消息是曲西带来的，那是周五晚上，我已睡下，她在外面敲门。我问她何事，她欲言又止。我再三追问，她才说，江山阿爸，救救我阿爸！

腹痛、腹泻、便秘。张可欣听了，我气喘吁吁的转述，她说，我怀疑是肠易激综合征。

怎么解决？我问。

彻底治愈周期长，先给他带些急救药。她在书桌上抓了笔和纸，龙飞凤舞写上两种药名，对我说，明天一早出发，今晚得把这两样备好。

蒙脱石散、复方地芬诺酯片，要不要带些诺氟沙星胶囊？我问。

你下乡的腹泻神药？有就带上，别忘了去药房。她说。

出门买药时，我打通了江拥的手机，请他帮忙租辆车，并对他说，你好事做到底，明天帮我跑一天如何？

他一口答应后，问我，要不要今晚找人送些药过去？

你有熟人？我问。

他笑着说，领导就是健忘，上次咱俩跑拉萨，那个湖畔客栈然乌人家的老板就是你们重庆人，我有他的微信。

到底是侦察兵出身，心细如发。我恍然大悟。

六月的清晨凉风习习，我们出发时，红嘴山鸭还没有出来觅食。太阳和月亮同时高挂于九天之上，宛如两面明镜，好像要把人间的悲欢都照得清清楚楚。我没有叫醒曲西，她下午有一堂奥数课。

有张可欣医生与我同行，我大可放心。

（未完待续）

与一朵兰花对饮（组诗）

张茹

现在的我和你

当疾病在深夜开始发作
唯一能够拯救你的
是爱
当我握着你因疼痛而颤抖的手
妈妈，在时光的拓印下
不要忘记那些与世间纠缠
卑微的身影
为了你的宝贝
你在人间的每一次前行
都高于世界
你敲过所有希望的门
最后迎来
另一种形式的自己
在那条融入血液的小路上
当我迷茫，一次次转身
我们仍然遇见
当风声盖过表达
千千万万个碎片构成
现在的我和你

道路如此宽广

十二月三日。我在
去报社的早班车上
看着窗外连绵的树木
麻雀起起落落
每一片叶子都挂满朝阳
过着自己喜欢的样子
年底冲刺的雄心
又一年时光逝去的感伤
同时到来
事情往往如此
道路如此宽广
你只能待在原地
奔向想象中的狂野
把它变成一种回声
然后，失去具象，尽善尽美
归于透明
倾听
冬天近了，在众多词语
涵义与涵义的空隙之间
偶然想起你，这个城市
便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

遇见的每一次

像某种命运的召唤
夜晚，月光透过纱帘
斜照书架
一束细细的光芒
将我从梦里轻轻托起
又落入一个更广阔的天地
不同的声音。苏醒
从久远时光的上游一跃而下
几句句子，说山，说树
也说细微的植物和你
天快亮了
整个村子都被埋进了白茫茫中
大地满是裂痕
没有崩开。透过缝隙很容易看到
厚厚落叶下掩藏的生机
怎样的事物才能真正地永存
在这茫茫宇宙间
有谁不是想要人疼的孤儿
谁不想遇见的每一次
都是春天

与一朵兰花对饮

大雾封河，草已枯了
漫长潮湿的夜，寒冷连着寒冷
那些微小的，具体的植物
比如，酢浆草、勿忘我、夏雪草
只想被阳光晒透

深于土壤之下
一曲接一曲地唱
准备好死去，也准备好重生

一切二元对立都是错觉
存在无需理由
不必哽咽

将盐和芥末藏于身后
温一壶酒
与一朵兰花对饮
直到漫天大雪
如蝶纷飞

望儿山印记

耿海鹏

初次听闻望儿山，它的名字便在我心间种下好奇的种子。

再次登上这座山，悠悠二十四载已逝，记忆的丝线将我拉回小学那次夏令营——那是我与望儿山的初遇。

望儿山在熊岳这片土地上拔地而起，孤峰陡立，海蚀地貌的山石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它所在的山村与我家的山村紧邻。每次路过望儿山大街，我心底都会涌起一股归家的亲切感。

听村里的老者讲，它曾被称作钟山，宛如一座巍峨巨钟屹立在这片平原之上，默默见证这片土地历经沧海桑田，还见证着乡亲们平凡又真实的生活变迁。

当年，我们全班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奔赴望儿山。鲜艳的少先队旗迎风飘扬，我们身着整齐的校服，步伐轻快有力。

当我踏上这片充满温情的土地，首先撞入眼帘的便是慈母像。那温柔而坚定的目光，仿佛在诉说着无尽的母爱，让年少懵懂的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母爱的深沉与伟大。

沿着蜿蜒山路前行，路过拜母亭，能想象到子女对母亲深深的敬意与感恩；踏上步母石，似乎能体会到母亲曾经走过的艰辛步履。

不远处，哺乳轩静静伫立，生动展现着母爱的无私与温暖。

攀爬时，我的双手紧握依山而建的防护铁链扶手，微风轻拂面庞，抬眼便是澄澈蓝天与悠悠白云。

途经望儿塔，它高高耸立，承载着母亲对孩子的思念与牵挂；拜

母祠中，香火袅袅，寄托着人们对母亲的追思与缅怀。

登上山顶，那座饱经岁月洗礼的青砖塔，宛如一位永恒守望的慈母静静伫立，凝视远方，盼着孩子归巢，又希望他们勇敢奔赴远方。

塔身上的斑驳痕迹，是岁月留下的吻痕，每一道裂痕都在诉说着守望的故事。

那次登山，有发小薛洋和姜舟相伴，虽然过去了很多年，却成了我记忆里最温暖的片段。

我们三个人从儿时起便一同成长，求学、毕业、工作，如今也都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仍然会常常相聚。

昔日在望儿山半山腰定格的珍贵照片，承载着我们年少时的欢声笑语与纯真梦想，如今回想，依旧历历在目。岁月匆匆，我们在各自人生轨道上忙碌，可那座山始终坚守原地，见证着我们的成长。

我们班级的同学在山上停留了大半天，我们欢快地玩着闹着，笑声响彻山间。

回家后，我写了一篇日记《游望儿山》，这篇日记成了我日后追忆往昔的珍贵记录。

再次来到望儿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同学江浩家就住在望儿山脚下，站在他家后院里，能近距离地看见望儿山。近观之下，这座山在我眼中变得高大雄伟，直插云霄，给我一种父亲般坚实可靠的感觉。

后来，家乡老屋需要修房盖，我又有机会从另一个角度看到望儿山。

老屋是用泥土做的房盖，每年

雨季前就得在房顶均匀撒上大粒盐，以加固房屋，防止漏雨。我爷爷和奶奶在房顶上忙碌，我也爬上梯子登上房顶远眺，望儿山显得那么遥远。

原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望儿山的感觉也在不断变化。

从家乡老屋开车向东大约十分钟就能到达高丽城山脚下，我们也叫大东山。登上高丽城山的最高点，向西北方眺望，慢首山、望儿山、辽东湾尽收眼底。

夕阳西下，余晖洒在海面上，美不胜收。山脚下的村庄炊烟袅袅，不知名的鸟儿在空中翱翔，成片的葡萄架郁郁葱葱。

望儿山周围，一排排大棚环绕着村庄。天边的晚霞红得夺目，如同红酒般醇厚，这片天地的美景，让我的心灵得到了宁静与滋养。

去年秋季，我带着妻子和女儿再次踏入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以往路过，只能隔着车窗远远望着，这次终于能近距离拥抱它。

进入山门，前行一段右转，沿着林间小道漫步，柳树依依，秋千轻晃，池塘流水潺潺，奏响自然的乐章。路旁的母爱雕像栩栩如生，不远处还有可爱的小兔子，女儿欢快地跑去投喂，笑声在空气中回荡。

望儿山母爱文化博物馆，朱红大门上的对联笔锋刚劲有力，“慈心浩浩通天地，母爱绵绵贯古今”，寥寥数字，却将天下母亲的无私与慈爱展现得淋漓尽致。馆内陈列着众多关于母爱的典故与事迹，脑海中的孟母三迁为儿成才，岳母刺字教子报国，每一段故事都让人眼眶湿

润，心底的敬意油然而生。

尚未登山，女儿就被一面状元鼓吸引。她兴高采烈地跑过去，小手奋力挥动鼓槌，清脆的鼓声瞬间回荡在山林间，寓意着学业有成、梦想起航。

右转入步道，望儿山的简介与来历映入眼帘，原来它还有着一段动人的传说：一位母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山头守望出海未归的儿子，最终化作山峰，这份执着的母爱感天动地，也赋予了望儿山独特的灵魂。

四周植被繁茂，灌木丛生，母亲湖水波荡漾，空气中弥漫着草木的清香，让人倍感惬意。锦鲤在碧波中自在穿梭，时而跃出水面，泛起圈圈涟漪，好似也在享受这份悠然。

我们走进凉亭稍作休息，抚摸着被风雨雕琢的山体，感受着土地的纹理，岩层的堆积近在眼前，仿佛能触摸到望儿山千年的历史脉搏。

沿着蜿蜒山路登上山顶，极目远眺，湖面在微风轻拂下波光粼粼。不远处，村庄错落有致，田野绿意盎然，好一幅田园风光。人们在山间悠然自得，有情侣携手漫步，有好友围坐聊天，还有老人打着太极拳，尽情享受美好时光。

望儿山，这片满溢温情与故事的土地，每一次相遇都给我带来新的触动。

它早已不只是一座山，更是我心灵的归处、情感的寄托。那些美好的回忆，如同一颗颗璀璨星辰，镶嵌在我生命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想起它，心中便会涌起无尽的温暖与眷恋。